



剪燈新話

三

X  
35  
3

逍遙文庫  
文庫 6  
1087  
3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三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丙戌泰州

屬揚州府

士人何友仁為貧窶所迫

窶貧而無

禮也

不能聊生因謁城隍祠過東廡

隍城下池有水日隍凡郡邑立祠以祀之

見一案榜曰富貴發跡司友仁禱於

廡堂下周屋也

神像之前曰某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裘暑一葛朝晡

粥飯一盂

晡申時也盂飲器也宋楚之間或謂之盪

初無過用妄為之事

然而遑遑汲汲

遑々不暇貌汲汲不休息貌

常有不足之憂冬暖

而愁寒年豐而苦飢

出無知己之投

知己中史記士為知己者死

處



無妄人爲黨也積之守妻也娶賤棄也鄉黨絕交五古百家爲鄉

困阨艱難無所控告也訴側聞大神康著其絕文論富

貴之安案掌發跡之權扣之即有聞求之無不獲是以

不避訶責責也冒犯也瀆威嚴屏息庭前鞠躬曲身也戶

下伏望告以倘來之事莊子軒冕倘來註適然喻以

未至之機指示迷途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

活莊子鮒魚曰求困鳥托一枝之安後漢公孫瓚曰

敢不拜賜深恩仰于洪造天地之撰如

或前事有定後路無由大數既已難移薄命終於不

遇亦望明彰報應使得預知禱畢跼伏案幕之下是

夜東西兩廡左右諸曹皆燈燭熒煌人物駢雜惟友

仁所禱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處暗中將及半

夜忽聞呵殿之音凡官引從之卒前呵後殿所以初

遠漸近將及廟門諸司判官皆趨出迎之及八紗籠

兩行儀衛其盛府君朝服端簡俗以土地神通稱府

是登正殿而坐判官筆參見既畢參見謂皆圓局治

事肩司曹又發跡司主者亦自殿上而來蓋適從府

也

也

也

君朝大始回爾坐定有判官數人皆幞頭角帶服絳  
絳色也綠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理之事一人曰某縣  
某戶藏米二千石近因旱蝗相繼米價倍增隣境閉  
余采市穀也左傳億也野有餓殍殍死人也而乃開倉  
以賑之也賑濟也但取元價不求厚利又為饘粥以濟貧  
乏蒙活者甚眾昨縣神申上於本司申下司行呈於  
府君聞已奉知天庭延壽三紀上帝之庭金騰乃命賜  
祿萬鐘矣鐘六斛四分一人曰某村某氏奉姑甚孝其夫在  
外而姑得重病久病也醫巫無效乃齋沐焚香祝天願

以身代割股以進股胫本也史記介子因遂得愈昨天

符天曹行行下云某氏孝通天地誠格鬼神令生貴

子二人皆食君祿光顯其門終為命婦以報之大夫

府君下於本司今已著之福籍矣佛經冥

俸祿亦厚俸廩也不思報國惟務貪饕貪受鈔三百定枉

法斷公事取銀五百兩非理害良民府君奏於上界

即欲加罪緣本人頗有頑福已雖無德以先世陰功

福故稽遲緩也延數年使羅滅族之禍今早奉命記於

惡簿惟俟時至尔一人曰其鄉某甲有田數十頃而  
貪縱無懾務為兼并史記兼并之徒或武斷鄉曲隣  
田之接壤者欺其勢孤無援賤價售之售償又不還  
其直令其含忿而死其府帖本司勾攝勾追尋也入  
獄聞已化身為牛海鹽縣戴文者家富性貪病死其  
隣人家牛生二黑犢脇上白毛成  
矣諸人言叙既畢發跡司判官忽揚眉盱目盱張目也咄  
嗟長嘆嘆聲而謂眾賓曰諸公各守其職各治其事  
褒善罰惡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

之期國統漸衰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  
眾問曰何謂也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所聞眾聖  
論將來之事數年之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  
北倉屠戮人民二十餘萬當是時也自非積善累仁  
忠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祐當此塗炭乎抑  
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眾皆贊感相顧曰非所知也  
遂各散去友仁始于案下匍匐而出拜述厥由判官  
孰視良久命小吏取簿冊至親自檢閱閱考謂友仁  
曰君後大有福祿非父於貧困者自茲以往當日勝

二日脫晦向明矣友仁願示其詳乃取朱筆大書一  
十六字以授之曰遇日而康遇月而發遇雲而衰遇  
電而沒友仁置之於懷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天色已  
曙急探懷中則無有矣歸而話於妻子以自慰不數  
日郡有夫姓傅日英者延之以訓子弟月奉束脩五  
定論語自行束脩以上五未嘗無誨註十庭脯家遂  
稍康凡居其館數歲已而高郵張氏兵起元朝命丞  
相脫脫統兵討之脫々ハ元伯顏之姪也伯顏弄權脫  
制伐張士誠大捷哈麻有隙恐其大師達理月沙人  
成功構罪矯殺奉辭伐罪日討

也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公  
署隨軍參謀車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  
遂仕於朝踐歷館閣翔翔省部都省六可謂貴矣未  
幾授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  
相能構於太官黜為雷州今隸廣東錄事友仁憶判  
官之言日月雲三字皆已驗矣深自戒懼不敢為非  
到任二年有事申總府元各路置吏具牘案牘以進  
友仁自署其銜曰雷州路錄事何其揮筆之際風吹  
紙起於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雷字大惡之

亟命易去是夜感疾自知不起處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死別因詳判官所述衆聖之語將來之事蓋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

國朝創業淮西攻闢爭奪于戈相尋沿淮諸郡多被其禍死於兵亂者何止二十萬焉是以知普天之下

率土之濱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小而一身之榮悴

通塞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

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此土心中

將來之事專用太平廣記李甲大明山夢神語意也

### 永州野廟記

永州今隸湖廣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

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參及也杜詩而蔽日

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

必以牲牢牛羊豕豢養日獻於殿下始克前往如或

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隨

皆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適

衡州今隸湖廣道由廟下囊橐貧匱有底日囊無底

不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

衡州今隸湖廣道由廟下囊橐貧匱

石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顧見甲兵甚衆追者可千

乘萬騎自必死平日能誦玉樞經道家有玉樞經

於晉化天尊寶錄也事勢既迫且行且誦不絕于口須臾則雲

收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金得

達衡州過祝融峯在衡山西北謁南嶽祠祀典以衡山為南嶽祠在祝融

峯下蓋祀衡山之神也思憶前事具狀今之焚訴是夜夢馱音疾

卒來追與之偕行至太宮殿待衛羅列曹局分布

馱卒引立太庭下望殿上掛玉柵簾編玉為簾也簾內設

黃羅帳燈燭煒煌晃若白晝嚴邃深遠整肅寂而不譁

應祥屏息俟命俄一吏朱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

得旨問與何人有訟伏而對曰身為寒儒性又愚拙

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蔬飯

飲守分而已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答威問吏

曰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首至也而白曰

實以貧故出境投人道由永州過神祠下行囊罄竭

不能以牲醴祭享觸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

狽顛踣音服幾為所及驚怖急迫無處神訴以致虛突

聖靈誠非獲已更入少頃復出曰得旨追對追捕罪人而對



問也即見吏士數人騰空而去俄頃押一白鬚老人野  
廟神廟今為鳥中道服跪於階下吏宣旨詰之曰汝  
為一方神祇音岐凡神在天且神在地日祇衆所敬奉奈何輒以威  
禍恐人求其祀饗道此儒士幾陷死地貪婪殺人取  
若此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其實求州野廟之  
神也然而廟為妖蟒所據已有年矣力不能制曠職  
已又向者驅駕風雨邀求奠酌音采以酒沃地祀神也皆此物  
所為非某之過吏責之曰事既如此何不早陳對曰  
此物在世已久與妖作孽無與為比社鬼祠靈承其

約束

漢書法要束也

神蛟毒虺

虺毒蛇一名蝮江淮以北日虺以南日蝮也

受其

指揮每欲奔訴多方拒截終莫能達今者非神使來

追亦焉得到此即問殿上宣旨令吏士追勘勘考也

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轉之者衆吏士雖往終

恐無益自非神兵勦音勦勦勞也猶力不可得也殿

上如其言命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久之見數十鬼

卒以木梟其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置於庭下

若立石缸焉吏顧應祥令還欠伸而覺汗流浹背事

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偶像蕩然無遺問於村叟

前代五折五古

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殺伐之聲驚  
駭叵測且往視之則神廟已為煨燼一巨白蛇長數  
十丈死於林木之下而喪其元元首也子日士心其  
餘蝮虺螭音蝮之屬無數蝮能與雲霧腥穢之氣  
至今未息考其日正感夢時也應祥還家白晝閑坐  
忽見一鬼使至前曰地府屈君對事即挽其臂以往  
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音趨取魚器命令火  
一白衣絡幘音日皆負覆丈夫形狀甚偉自陳在世無  
罪為書生畢應祥枉告于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舉族

殲夷殲盡也謂死巢穴傾蕩寔寔甚應祥聞言知

為蛇妖乃具陳其害人禍物與妖作恠之事對辯於

鐵籠之下往返甚苦終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南嶽

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司徵驗其事已而衡山府及

城隍司回文與應祥所言略同方始詞塞王者大怒

叱之曰生既為妖死猶妄訴押赴山名在北陰鄮都之極山有十

驅之去主謂應祥曰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畢

姓簿籍來於應祥姓名下批八字云除妖去害延壽

詩

帝主管世間地獄李太白詩

十南十上生籍此鄮落死名

一紀應祥拜謝而返及門而悟乃曲肱几上爾

申陽洞記

隴西

縣名今隸陝西鞏昌府

李生

隴西之李自秦將李信始

名德逢年二十

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產為鄉

黨賊棄天曆

元文宗年號

間父友有任桂州

即今桂林府隸廣西布政

監郡者因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

多名山日以獵射為事出沒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為

得所樂有大姓錢翁者以貲產雄於郡止有一女年

及十七甚所鍾愛未嘗窺門雖姻親隣里亦罕見之

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窗戶闔局鑄如故莫知

所從往聞于官禱于神訪于四境悄無蹤跡翁念女

切至設誓言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

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符再

半載竟絕音響生一日挾鏃持弧出城遇一麀逐之

不捨遂越岡巒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曛黑又迷

來路彷徨於壠坂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煙昏雲暝虎

嘯猿啼遠近黯然若一更之候遙望山頂見一古廟

委身投之至則塵埃堆積牆壁傾頽獸蹄鳥跡交雜

于中生雖甚怖也然無可奈何少憩廡下將以待旦  
 未及瞑目忽聞傳導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夜  
 安得有此疑其為鬼神又恐為盜劫乃攀緣檣楯伏  
 於梁間以窺其所為須臾及門有二紅燈前導為  
 者頂三山冠絳帕首被淡黃袍束玉帶逕據神案而  
 坐從者十餘輩各執咒仗羅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  
 而狀貌則皆猥獮之類也猥獮郭璞云似猕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生  
 知為邪魅取腰間箭持滿一發正中坐者之臂失聲  
 而走群黨一時潰散莫知所之夕則寂然乃假寐待

自則見神座邊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沿路不絕循  
 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太穴血蹤由此而入生往來  
 穴口顧盼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  
 仞仰不見天自分必死旁邊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  
 入幽邃咫尺不辨更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榜  
 曰申陽之洞守門者數人裝束如昨夕廟中所覩見  
 生驚曰子為何人而遽至此生磬折莊子夫子曲而  
磬之折也作禮而答曰下界凡人凡氓久居城府以醫  
 為業因乏藥材入山採拾貪多務得進不知止不覺

失足誤墜於斯觸冒尊靈乞垂寬宥守門者聞言似  
 有喜色問之曰汝既業醫能為人治療乎生曰此分  
 內事也守門者大喜以手加額宋司馬光赴闕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言喜而敬禮之意也曰天也生請其故曰吾君申陽侯昨  
 因出遊為流矢如流星之過矢也漢高帝擊懸布時為流矢所中所中卧病  
 在床而汝惠然來斯是天以神醫見貺也貺賜也乃邀  
 生坐於門上踉蹌行不趨入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  
 其主之命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戚憂也禍及股肱  
 毒流骨髓厄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獲賜

良劑藥劑之良者也是受病者有再生之樂而治病者有全  
 生之恩也敢不忍死以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及  
 曲房帷幄衾褥極其華麗見一老獼猴猴類一名馬而猴性躁留但猴性靜  
 偃卧石榻之上呻吟之聲不絕美人侍側者三  
 皆絕色也生診其脉撫其瘡詭曰無傷也予有仙藥  
 非徒治病兼可度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增三光  
 矣漢武內傳天上之藥服之今之相遇蓋亦有緣尔  
 遂傾囊出藥令其服之群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  
 皆羅拜於前曰尊官信是神人今幸相遇吾君既獲

仙丹末命吾等獨不得露刀圭

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東坡

詩促膝問道要之賜乎生遂罄其所資徧賜之皆踴

躍爭奪惟恐不預其藥蓋毒之尤者用以淬音采燒而內水

中以堅之也王褒頌清水淬其鋒箭鏃而射鷲獸無不應弦而倒有

頃群妖一時仆地昏眩無知矣生顧寶劍懸於石壁

取而悉斬之凡戮猴大小三十六頭疑三女為妖欲

併除之皆泣而言曰妾等皆人非魅也不幸為妖猴

所攝沉陷坑窞求死不得今君能為妾除害即妾再

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址其一即錢

翁之女其二亦皆近邑良家也生雖能除去群妖然

無計以出憤悶之際忽有老父數人不知自何來皆

身被褐裘長鬚鳥喙推一白衣者居前向生列拜曰

吾等虛星之精老父蓋老鼠也方書云老鼠老槐皆

可夜讀書久有此土近為妖猴所據力弗能敵屏避他方

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為我掃除讎怨蕩滌凶邪

敢不致謝各於袖中出金珠之屬置于生前生日若

等若即女也既具神通何乃見欺於彼自伏屢勞耶白衣

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不敵然吾等

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諸天出入自  
在爾非若彼之貪婦肆暴實人禍物今其稔音杜穀  
子厚集紂惡未稔也惡不已舉族夷滅蓋亦獲咎於天  
而斃蓋言惡積也假手於君尔左隱十一年鄭伯曰天不然彼之凶邪  
豈君所能制耶生曰洞名申陽其義安在曰猴乃申  
屬故假之以義名非吾土之舊號也生曰此地既為  
若等故居予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指引歸途謝物  
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餉即得遂  
願生如其言耳畔惟聞疾風暴雨之聲聲止開目見

一大白鼠在前群鼠如豕者數輩從之旁穿穴達  
於路口生挈二女以出逕扣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  
驚喜即納為婚其二女之家亦願從焉生一娶二女  
富貴赫然復至其處求訪路口則豐草喬林遠近如  
一無復舊跡焉

###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今隸浙江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江浦之語才子者必日而又  
元白以子之故使我不能獨步於吳越之間性識通敏工於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

佳篇麗什傳播人占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唐玄

媚也美色善文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也情學之輩自視缺然莊子堯謂詩由

日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古會于駕湖凌

虛閣湖在嘉興與坡南湖中多有鴛鴦故名湖上多有避

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閣筆閣格同慶

高每朝議鍾鏐等閣筆不敢措手詩曰

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

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

日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佛家塔曰浮圖亦曰蘇屠

東坡詩倚天曉絕玉浮屠此稱玉浮圖者所以形容波底月影欲共姝娥語

掀以手肯教霓裳一曲無羅公遠開元中中秋夜侍玄宗宮中玩月公遠

日要至月中不否乃取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帝同登行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

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官也見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帝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

手弄雙頭茉莉枝茉莉枝西域胡人移種南越南越不隨水土而變婦女取而為簪東坡

見黎女戲作句云暗麝着人簪茉莉曲終不覺鬢

雲歌珮環鄉音處飛仙過願借青鸞鳥隻騎

曲曲欄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凭岑文本避暑山亭有扣云

我上清童子元寶見其衣極細問之曰天上皆着六銖衣此五銖衣也夜深風露涼

新詩 卷三 十四



如許身在瑤臺第十層

楚詞望瑤臺之偃蹇

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

第六姓兄弟之行也唐德宗呼陸贄小名而以兄弟之行

呼之曰亦簪纓族

簪大夫冠上加簪也纓冠系也俗以大夫之世稱簪纓族父亡

母存家貲鉅萬

猶萬也

慕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門

婦道甚修家法甚飭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

重之未父趙子有父黨

父族也

為吏部尚書以書自大

都召之許授以江南

大江之南江水出岷山至揚州入海今稱揚子江一官

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失功名之會

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榮孤蓬矣以

射四方

禮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

夫矣壯而立身揚名致

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

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

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昔人所謂事主之日多報親之

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

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

河陽登太行山望見白雲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

撫西山之頽日

密父

亡母河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劉氏曾徵為太一洗馬表云祖母劉氏日薄西山氣息奄奄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

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上日為京都之

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二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為太

夫人壽自製齊天樂調詞 曲名一闋歌以侑之其辭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

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

兩兩鳳拆鸞分鳳凰敘也鸞鸞鏡也陳鴻作揚幽 通傳貴妃以金釵一股寄送上皇

未知何日更相聚白樂天詩釵留股入扇 釵劈黃金合分細鸞鏡見

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待奉休嗔辛苦官誥蟠花

官誥封爵誥命蟠花金花羅羅紙春明退朝錄官誥院勅郡夫人使金花羅羅紙七張錦縹袋官袍

製錦官中以錦製為袍唐武后命羣臣賦詩先成 船中妾若無人西廟記鶯鶯詩錦要待封妻拜母

袍耀日到庭除百拜夫人起是

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早促回程崔驛 道車

也也絲衣相對舞老葉子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 色斑斕衣取水上室踐化地地為

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維舟之 組也而行至都

則尚書以病免無所投托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太夫

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

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消音實 逃也其次

虛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因遂不起臨終呼愛

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皇都遂絕音耗

吾又不幸罹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也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良毀如禮親造棺槨葬於白亭村在嘉興縣既葬且哭臨窆几前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即今江蘇蘇州府宋置平江軍元改為平江路十七年達丞相檄苗軍帥楊

完者為江浙參政達丞相即達識帖睦爾楊完者人姓名苗軍江浙土兵號苗軍蓋二苗所居地元史至正十七年元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爾檄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參政推士誠於嘉興

然達丞相左侍以為重莫敢越推之於嘉興不戢

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為劉萬楊完者所據

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以甘言詭之沐浴入

閭小閣謂之閭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及矣

乃以綉襦裹屍瘞也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

欵浙省通欵通狀效附也至正十七年張士誠請降

始問關猶艱難也海道由太倉在蘇州府崑山縣東城內有大倉鎮海一衛即元時

登岸逕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投其

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於梁鴉惡聲鳥也賈誼以謂不祥鳥

名儒錄 又曰鵬鳴於樹蒼蒼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

不知去向惟中堂歸然猶存乃洒掃而息焉明日行

出東門外東門即春波門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蒼頭

史蘇秦傳註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又呼而問之備

述其詳則老母薛堂生妻去室矣李陵與蘇武書老

遂引趙子至百苧村其母葬處指松柏而告之曰此

皆六娘子之所種植也六娘稱姊妹之行也或云趙

也太夫人以即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

幸而死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

苗軍入城宅舍被占有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

之娘子不從即遂縊死就於後圃瘞之矣趙子大傷

感即至銀杏樹下發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

撫屍大慟絕而復甦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附

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惠流輩莫

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向凡人便絕音響晉九原晉大夫

趙文子日九原可作吾誰與從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忘

前登新結 卷三

家故亦 手扶棺櫬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

服齊瘞 為六娘子也 指坐壠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

也 幸而死 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 苗軍入城宅舍被占 之娘子不從即遂縊死就於後圃瘞之矣趙子大傷 感即至銀杏樹下發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 撫屍大慟絕而復甦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附 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惠流輩莫 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向凡人便絕音響晉九原 趙文子日九原 可作吾誰與從 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忘

憚而息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  
哭於園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夜趙子獨坐中堂寢不  
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祝之  
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怪惜也一見而叙舊也即  
聞言曰妾即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愴  
是以今夕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行冉冉漸也又  
而五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  
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  
沁園春謝詞名後漢竇憲奪沁水公主園後人因爲調詞一閱其所自製也

詞

一別三年一日二秋君何不歸

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註二秋情三二

也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

婦人稱夫之父曰舅母

也尊章高壑埋葬親曳麻衣夜上燈花晨占喜鵲

用龜筮用著卜視兆筮視卦筮用貞悔故曰占西京雜記樊噲曾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必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日暉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黃山谷詩慈母每占鳥鵲喜佳人應賦哀處歌兩打梨花書掩扉誰知

道把恩情未隔書信全稀○于戈滿日交揮奈命

薄時垂履禍機向銷金帳底

學士陶穀得覺太尉家姬取雪水煎茶日

党家應不識此姬日彼租人但能猿驚鷓怨孔稚  
於銷金帳下飲羔羊兒酒陶慚之去北  
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魏宗  
怨山人去兮曉猿驚室景  
奮羅巾下玉碎花殞室景

皓日大夫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南史宋王僧達  
日丈夫寧為玉碎安可沒沒求活杜月渚綠珠詩  
樓前田土紛如雪義婦節婦烈婦也或  
正是花飛玉碎時要學三貞  
日孝子忠臣烈女也

須拚一死拚本作拼方音免被旁人話是非君相

念弄除非書裏得見崔徽河中媼也裴敬中以興

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幕自知退歸徽為  
真奉書謂知退日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  
中人為即死矣  
元稹為作歌

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惶怨咽殆不成腔腔詞之

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墓之勞殺身之節

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

鷄野鷺山鷄小雉也一名錦鷄有美毛其色鮮明五十  
彩炫耀自愛其毛終日影木目炫則野鷺

家莫能刷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荷

門而獻笑史記刺繡文不知荷市豈解舉案以齊眉

令色巧言論語

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齊有二女東

欲西左祖其女兩祖日願東家食而西家息又習遺

風張郎婦而李郎妻凡媚妓之類今日事張郎而明

日嫁李郎蓋言莫適夫也古人

云張公飲酒李公醉是本無之性幸蒙君子求為室亦足言其真在此事也

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汚革其前事之失操持州曰東

詩便着臂採摛蘋蘩採拾也蘋水上落萍蘩白蒿也

鞞躬井自鞞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汜

繁于沼于汜南國諸侯夫人大夫妻能奉祭

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左隱二年君子日蘋

繁蘩藻之菜可薦於龍神可羞於王公嚴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

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禮檀弓晉獻文

日美哉輪焉美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未嘗窺戶豈料晏夫不弔仁

閱上謂之晏夫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於

四境晉書石勒與李陽爭溫麻池日相擊及長槍

大劔耀武於三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既據李崧

之居五代史李崧傳漢高祖劉知遠以太傅李崧

逢士奪我第崧又以宅奉獻逢士翰林學士陶又奪

韓翃之婦唐逸史韓翃少負才各有想柳氏名色也

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二歲不果寄詩曰

也應攀折他人手柳巷日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

贈別離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

將沙叱利所劫寵之專房相隨希逸入觀柳氏在輜

造沙叱利第排闥大呼日將軍中惡召夫人後升堂

披柳氏馳馬而至時沙叱利恩寵殊優相懼懼於

希逸希逸以事聞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

前漢書

卷三

二十一

之可安忍辱之奈父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陸機

傳制日一辭連若飛蛾之撲燈杜詩君看燈燭張轉

使飛蛾密陳去非飛似赤子之入井孟子赤子匍匐將入

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夫為人妻妾而

背主棄家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撫尉良

父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

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猶墮鬼趣佛氏有六道

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即令往無錫常

宋家托為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

一見以叙懷抱故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

往降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

為驗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歎若平生鷄鳴而起下階

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即珍重從此永別矣因哽咽

佇立雙兩悲塞也天色漸明歛然而逝不復有觀但

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赴無錫

尋宋氏之居而叩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矣

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願請

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為

新語 卷三 二十三



親屬自此往來謁遺音問不絕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今直隸南京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

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學即本府學在舊城南門內同學

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

曰同歲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

翠詩曰

十二闌干七寶臺李白詩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唐明皇乃召見李氏以行七寶床

春風到處艷陽開楊繪詩傾城追逐艷陽天東園桃

賜食餘見渭塘記

樹西園柳何不移教一處栽

翠翠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臺舊志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

為女子後山伯為卿今幸祝氏道過墓上泣拜墓

列裝而殞遂同葬焉哥丞相謝安奏封為義婦塚塚

在寧波府城西懷抱何為不肯開我願東君勤用意禮月

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楚詞東皇大一以配東帝即東君早移花樹向陽栽

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為其議親

輒悲泣不食以精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

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

父母不得已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  
戶甚不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  
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  
貧辭是負其誠志而失此一好因緣也今當語之曰  
寒家有子粗知詩禮貴宅具求敢不從命但生自蓬  
草禮備行葦門蓬戶註葦以荆竹織門蓬編蓬為戶安於貧賤父矣若責其  
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故  
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  
財夷虜之道司馬溫公家訓語也吾知擇婿而已不計其他但

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贅之入

門贅已見芳樓記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有日

結親凡幣帛之類羔鴈之屬皆女家自備過門交拜

禮納米有鴈無羔蓋羔者卿之贄鴈者大夫之贄後人以卿大夫之贄並用於婚禮者其失奠鴈之義矣程子曰奠鴈者取其不再偶也俗稱新婦初謂翁姑謂之過門二人相見喜可知矣左傳弔文公聞子玉死喜可知也日莫余生母也是夕翠翠於枕上作臨江仙

調詞 一闋贈生曰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

春汗沾胡蝶粉蝶翅有粉以譬鉛華唐豎詠蝶詩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



其部將李將軍者所擄至正末士誠闢土益廣跨江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願奉正朔甘肅言正朔之朔夏止建寅

商止建丑周正建子五者天子頒正朔于諸侯自漢以來始建午號通行天下以爲正朔道途始

通行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求訪其妻折泉

見則不復還行至平江則聞李將軍見於紹興守禦

及至紹興今隸浙江布政司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

即今中都鳳陽則回湖州今直隸駐札矣駐札札亦止也生

來往江淮備經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此心終

不少懈草行露宿苦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

軍方貴重用事威焰赫奕明盛也生佇立門墻躊躇窺

俟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闖者闖守門之賤者恠而問焉

生曰僕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是

以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爾闖者曰然則汝何姓

名汝妹年貌若干猶幾何也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僕

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

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闖者聞之曰府

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其齒年也如汝所言識字善爲

詩性又通慧本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吾將告于內

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內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勸問父母外不能措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衣上下皆具且襲今人亦為一副令服之并以帷帳食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

儒為業以書為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水行且涉之意也

蓋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

學棄亂偃起偃強也猶暴起也方鄉用於時趨從者眾賓客

盈門無人延款書啓堆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

足充一記室矣魏晉間節鎮關外者辟舉能文之士署為記室參軍唐之堂書記蓋本於此

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

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

大以為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廳前

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遠內外隔絕但欲一達

其意而終無便可乘荏苒

侵尋也

數月時及授衣

詩幽風九

月授衣註九月霜降始寒而衣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信靈寒也

西風夕起白露為

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

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

淮南子塞上公

失馬人弔之公弔日詎知不為福數月馬將胡駿馬而至人賀之翁日詎知不為福其子墜馬折髀人又弔之翁日詎知不為福後胡兵大入下莊此夜者戰死十九此子獨以跋故父子相保也

庭中獨舞鸞

鸞賓王有鸞二三年不鳴夫入日妾

鳴中宵一奮而絕又王章為重泉令鸞至空館章

據公少豐為張雅樂鸞舉足張翅應樂飛舞

霧閣雲牕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團

詩成書於片紙拆布裘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

豎而告曰太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以付吾妹令流

本作游濯而縫絰之將以禦寒爾小豎如言持入翠

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為一

詩亦縫於內以付生詩曰

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

難斷

桓溫入蜀至二峽中有係後子者其母縲於岸腹中腸皆寸寸斷又唐武宗疾篤孟才人者以歌獲寵請歌一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

脉尚温而

生不相從死亦從

詩王風穀則異室死

之後歸于其居此

長使德音蔽破鏡

見聯芳終教

子建賦遊龍

魏曹植字子建洛神賦翩若驚鴻婉

以寓綠珠碧玉心中事

珠二斛買梁氏女名綠珠

美而豔孫秀從趙主倫求之崇不與倫怒遣人

善歌舞武承嗣借教歌舞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

云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

知也到微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教望愈加抑鬱遂感沉

痼

久病也

翠翠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

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疑淚滿眶

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

道場山在

湖州府城南麓山是也

翠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

轉衾席

席之意

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

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竟舉自無親止有一兄今又

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

免於他鄉作孤魂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

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既滅

翠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商行賈也販賈賤買貴也路經湖  
 州過道場山下見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翠與余坐  
 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歿及鄉井舊事  
 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亂我為李  
 將軍所擄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  
 僑居於此爾僕曰予今還淮安娘子可修一書以報  
 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飯具與之香糯音懶粘羹茗音  
 溪之鮮鯽以烏程酒出飲之若溪源出於天目山經  
 施湖二府匯於具區夾  
 岸多若花每秋飄散水上如雁雪故因名烏程湖州  
 屬縣秦時烏程氏善釀故因以名至今縣人能釀美

酒  
 明且遂修啓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

詩小雅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欲報之

德具夫  
 母極

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

禮孔子曰婦人  
 伏於人也是故

有二三從之道在家從父  
 適人從夫夫死從子

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

多艱曩者漢日將頽

移漢靈帝時日數無光占曰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衆日

久無光亡  
 國之兆也楚氛甚患

楚盟于宋晉荀盈謂趙文子  
 曰楚氛甚患

倒持太阿之柄

漢梅福傳倒持太阿  
 授楚以柄太阿劍名擅弄

潢池之兵

漢龔遂傳勃海歲飢盜起遂  
 太守遂曰海濱遐遠不聖化其民困

竄而吏不恤故使赤子  
 兵於潢池中誑積潦封家長蛇

左定四年申  
 包胥曰吳為



封豕長蛇若食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

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

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

屢散道經三魂來良辰易邁傷青鬢之伴木鴛

張復年老妻孫氏妙年因病請主簿周默診視見

孫氏秀麗他日折簡送詩云五十年衰翁二十妻目昏

髮白已頭低終惟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鴛孫

氏杏云兩集枯池時暫綠膝籠古木一番新如今且說

眼前景粧點亭臺隨分春後復死默遣媒通娶之

莊子達生篇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問曰可鬪

乎曰幾矣矣王曰怨耦為仇左桓二年晉師服曰懼烏鴉

之打丹鳳

杜大中武人有愛妾能詞一日題臨江

鳳掌其面至折項而斃雖應酬而為樂終感激而

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胡蝶之夢莊周夢為胡

蝶也不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

妻王敦開閣而放妓晉王敦荒淫於色體為之蓬

島踐當時之約揚通幽訪貴妃於蓬萊之頂謂通

陽朱官真人偶以宿緣願重聖士降理於世我謫

於人間以為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踐復

湘有故人之逢蕭湘二水名唐柳惲詩洞庭有歸

人一句為自怜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杜牧遊

海澄新話

卷三

三十一

里提引一五年十餘歲真國色也牧日五十年後為  
刺史若不來即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後十四年  
郡其女已從人生一子牧作詩云自是尋春去較  
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  
子滿

我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  
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白樂夫作井底引銀瓶  
詩諷淫女詩曰井底引

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  
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  
豈期壁

返而珠還趙璧事見金鳳鈿記史記晉以垂棘之  
壁假道于虞以滅虢因取虞潘岳賦垂

棘返于舊府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  
而海出珠寶商販糶糶先時宰守貪穢珠漸徙交  
趾郡界嘗到官革易前

弊未踰歲去珠復還始同玉簫女兩世因緣  
章

待我五年而嫁因留玉指環一枚經五年不至玉

簫乃絕食而殞後身得一歌姬以玉簫  
為號中指有肉環隱起無異玉環也  
難比紅拂

妓一時配合李靖謁揚素一妓執紅拂侍側日靖  
門延入脫衣去帽乃一美人靖驚詰之告曰妾

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乃與靖適太原天

與其使事非偶然前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繡

記鳳麟洲上多鳳麟羣仙竟鳳塚麟角煎作膠名  
為集絃膠一名各連金泥龍連斷絃及斷折之金漢

武帝時西海獻之帝續斷絃終  
日射不斷帝悅更名續絃膠  
托馬腹而傳尺素

謹致丁寧未奉旨先此申覆申猶啓也  
覆猶復也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即賃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景

興至道場山下疇昔留宿之處則荒烟野草狐兔之

跡交道前所見屋宇乃東西兩墳爾方疑訝問適有  
野僧扶錫錫杖也而過扣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  
葬金生與翠娘之墳尔豈有人居乎大驚取其書而  
視之則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為

國朝所戮無從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照

至此而汝藏踪秘跡匿影潛形我與汝生為父子死

何間焉汝如有靈毋吝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宿  
於墳以三更後翁著翠與金生拜跪於前悲號宛轉父

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

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

實氏女之烈奉天實氏二女唐永泰中為君至瑛所虜

乃致為沙叱利之驅忍耻偷生離鄉去

國恨以惠蘭之弱質配茲駟音壯僧之下材史記也其姓

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

國不言之婦左莊十三年祭哀侯繩息媼以誦楚子

閣而無路大門九重度百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

能死其父又奚言息媼古基今在汝寧府息縣北

故言九閣

度百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

實氏女之烈

實氏女之烈

實氏女之烈

特勤遠訪托元妹之名而僅獲一見左昭二年

仇儷註 配偶也 之情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合窀而

繼殯欲求附葬合葬幸得同歸大略如斯微言莫盡

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還家以奉我尔今汝已矣

將取汝骨遷於先壠亦不虛行一遭也一遭猶一審也復泣

而言曰妾生而不幸不得視膳庭闈左閔二年里克

君應者也註 歿且無緣不得首丘禮太公返葬

膳厨饌也 狐死正丘首註狐雖微獸立其所窟藏之地是生而

葬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志其本也

地也然而地道尚靜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

况溪山秀麗卉草之總名也木榮華既已安焉非所願也

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日以牲

酒奠于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過者指為金翠墓

云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三

云... 既其字... 因出... 出... 本...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3336